

突围

资金、项目、对手，
三大难题，一次突围！

商场举步维艰，危机扑面而来，只有不断突围，才能找到出路。

丛 伟
作品

突破债务危机，走出借贷困局！

〔 拆东墙补西墙
永远不是上上之策 〕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突围 / 丛伟著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4

ISBN 978-7-5171-1326-3

I . ①突… II . ①丛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2815 号

责任编辑 : 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 : 100101

编辑部 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 : 100037

电 话 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 : www.zgyschs.cn

E-mail 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6 印张

字 数 400 千字

定 价 3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1326-3

目 录

01 这个世界早已没有了秘密

第二天，也就是昨天，安固汽配程景洪跑路的消息，像狂风下的细菌一样，吹遍了温州的每一块土地。

02 黑云压城城欲摧，她有窒息的感觉

高术印痛得像杀猪一样大叫起来，冷汗像一颗颗黄豆一样渗出来。酒店服务员闻讯推门进来。车小轩平静地说：“讨债！你们不要多管闲事，也不准报警！”

03 屋漏偏逢连夜雨

她觉得自己很冤，纯粹是那个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”的“池鱼”。可是不管冤不冤，现在城门的“那把火”还在熊熊燃烧，还在朝她这边蔓延，她有点担心自己会“葬身火海”！

04 不要走漏风声，不要露出破绽，不要打草惊蛇

她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肩膀让她依靠，推动着她前进，或者，她跟在他后面，追随着他，而不是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。

05 猝然间开放的花朵

一股火花噼里啪啦地闪现，过往的一幕幕一闪一闪地跳出来。两人相对而立足足有一分钟之久，在这一分钟里，现实的世界隐身到了黑暗里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十年前的画面。

06 这注定是个多事之秋

车小轩略施雕虫小技，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，更留下了原本马上要付出去的200万乃至更多的钱款。

07 可是，谁理解她？

车小轩抬头仰望深邃的夜空，巨大的彷徨也像这夜空一样无边无际，暗无天日，仿佛要吞噬她。她沉沉地叹息了一声。

08 一个是签上的人生，一个是路上的人生

车小轩想起算命先生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补第二支签，只是求个心安而已。他的意思，按照当下时尚的话，是不是说，人生注定只有一次，没有回头路；或者说，命运天注定，人力有限，无法回天。

09 绑匪也分档次，也有素质和修养的高低

另一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抱起车小轩，塞进了车里。贺川冲出车，被穿紫红色西装的年轻人一拳打倒在地，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车载着车小轩绝尘而去。车小轩又被绑架了！

10 钱是身外之物，留住自由最重要

最坏的打算，把马于燕的4000万全留下，可以有宽裕的资金调配。虽然这些钱不是白借的，要给利息，但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也没办法，熬过去就是胜利。

11 她心里没有任何的怀疑

这样的目光，更是让苏力达心如刀割。为了让这双眼睛恢复它特有的光彩和妩媚，他愿意上刀山下火海，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

12 做人要知足

这样双方互相印证，终于把两个多月前的邓美欣梦里被强奸事件弄了个水落石出。顺着这条线索往前推，真相被一一揭开。

13 越临近目标，越不踏实

她心里微微一沉。十年夫妻，同床共枕，她太了解他了，她隐约觉得，今晚她，将面对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。

14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已

再去借钱？那么沉重的利息已经压得车小轩喘不过气来，想想都毛骨悚然，再去借，岂不是死路一条？

15 竹篮打水一场空

安尼摇摇头，泪水无声地涌出来。这个女人，从昨天晚上断断续续地哭到现在，原来圆润通红的脸庞，像个被抽干了水分的干瘪的水蜜桃，失去了光泽，失去了水灵。

16 迂回曲折地盘问，点到为止地试探

茶座里，茶水似毒药，千刀万剐般的疼痛弥散在车小轩全身每一个细胞。虽有预感，虽然做好了承受打击的心理准备，但如此尖锐的当头一棒，还是完完全全、严严实实地把她击倒了，击倒至崩溃。

17 哭出十年的期待

车小轩担心晚上还会继续盘问，因为一般来说，晚上的盘问才是重头戏，不过很奇怪，竟然没有。第二天上午仅仅简单地问了几个昨天下午问过的问题，她的配合调查就这样结束了。

18 谁也不知道天亮之后会发生什么事

除了这颗棋子之外，在外面讨钱的人当中，还有两枚棋子。他们将继续在关键时刻，推动局势朝着车小轩所预见的轨道上发展。

19 留得青山在

苏力达情不自禁地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，一动也不动，好像怕惊醒了一个梦。

01 这个世界早已没有了秘密

第二天，也就是昨天，安固汽配程景洪跑路的消息，像狂风下的细菌一样，吹遍了温州的每一块土地。

1

车小轩提早20分钟带着轩轩服饰的3个美女酒花来到尼轩会所。会所主管成方维闻讯出来迎接。

“几个菜都备好了吧？”车小轩边往里走边问。

“按照车总的吩咐，都准备好了。”成方维哈着腰跟在车小轩身边。说罢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八宝芙蓉鲟、飞龙汤，还有梅花鹿鞭和兰花熊掌也都备了。”

成方维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长得高大伟岸，但是在老板车小轩面前，俯首哈腰的，颇有几分奴才相。

车小轩微微一笑，停下脚步，对成方维说：“成主管一定暗自笑我庸俗不堪，哪有上了鹿鞭又上熊掌的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！”成方维惶恐地认真地否认。

“但是我告诉你，对有些客人，一定要不按牌理出牌，一定要让他意外，让他一次吃个够，让这次宴请成为他在别人面前夸耀吹嘘的谈资，要让他吃出——惊艳的感觉。对，惊艳！”

车小轩对自己把“惊艳”这两个字用在这里很满意。

顺便说一句，车小轩作为温州企业界公认的第一美女，她的姿色、身材，也可用“惊艳”来形容。

另外，她带过来的“美女酒花”也可称得上“惊艳”。

古语云，食色性也！3个美女酒花对于男人来说，已经是惊艳了，再加上美女老板的惊艳和菜肴的惊艳，三重惊艳，还不让他乖乖就擒？

今晚车小轩宴请的客人是温州一家商业银行3个关键人物，她想通过这3个人，在目前信贷收紧的情况下，拿到2000万的贷款。

当然，这个2000万，她是打了埋伏的，到时候打个5折，能够贷出1000万就可以暂时解决当下的资金问题了。

这家温州最高档的尼轩会所是车小轩和她的朋友安尼前年开的。

安尼十年前和他老公一起创办了一家床上用品生产企业，老公钟一泰是董事长，她是总经理。不过这些头衔都是印在工商税务登记证上和名片上，企业里主要还是他老公做主。这几年夫妻俩兢兢业业，埋头苦干，把这家原来属于家庭小作坊的“夫妻店”发展得顺风顺水。

企业发展走上正轨后，按照安尼的说法，男人有钱就变坏。安尼断断续续从一些渠道听别人说老公比较花心，她和老公经历过创业的时期，知道在外面打拼难免有些应酬，而作为男人，在这应酬过程当中逢场作戏顺便“假公济私”，搭便车给自己弄些“福利”，也在所难免，所以安尼除了敲敲边鼓，也没多大放在心上。

不过安尼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她所想的那么简单，没有想到她老公也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。

安尼拥有确凿证据发现老公钟一泰的出轨后，狠狠打了他一耳刮后，负气离家出走。

家庭出问题，安尼到了车小轩这里，向车小轩哭诉男人的负心。车小轩照例安慰了几句，后来在生意场上两个女人间的谈话内容，不知不觉地转到了生意上去。

安尼提到自己要再创业，她埋怨她老公太保守，生意做不大，也不敢向高端化发展。车小轩手头也有闲钱，于是两人就达成共识，一起创办了这家尼轩会所。

她们特地把尼轩会所放在一条小巷里，外面看上去很普通，但是进了毫不起眼的两扇门后，一股低调的奢华和精致的奢侈，在你一番品味之后，才让你不由自主地从瞪大的眼睛，通过喉咙口惊叹而出。

半年后，这里就成为了温州企业老板首选的高端消费的一个餐饮场所。更要命的是，这里总共才8个包厢，你如果没有提前3天预订，根本不可能有位置。

假如你提前3天成功预订，那么你在餐饮方面即使有再多的、再过分的要求，会所也会满足你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想吃什么，都可以吃得到，而且那烧法，绝对是最地道最正宗的。因为这里有来自全国著名的八大菜系顶级厨师，无论是川菜、湘菜、鲁菜、杭菜、沪菜、粤菜，全部手到擒来。

当然，到这里来，你不能把价格放在心上。

不过，温州老板是全中国老板中最大方的、最不把这些小钱放在心上的。

所以，尼轩会所的生意可想而知。

现在尼轩会所的包厢扩大到了18个。

关于扩大规模这点，安尼和车小轩是有争议的。车小轩的意思是就限在8个包厢，采用“饥饿营销”的经营策略。

但是安尼极力反对，她说为什么要饿着他们，你饿着他们，你自己也吃不饱赚不爽啊！于是去年高价租了隔壁的两间民房，投入两百万元的装修，扩大了规模。

请的客人还没到，车小轩就近到几个包厢转了转，4个包厢，有3个空着。车小轩皱皱眉头。主管成方维看在眼里，凑近来说：“车总，这3个包厢，有两个已经定下来了，不过客人还没到。”

“现在上座率有多少？”

“大概70%以上。”

“你指的是晚上，还是包括中午，一整天？”

成方维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不包括中午，单指晚上。”

“安总最近常来吗？”

“她还是经常来的。”

“经常？一周来几次？”

“几乎每天都来。”

车小轩问完话，扭头往自己预订的包厢里走。成方维看着车小轩转了个弯，长吁了一口气，一抹额头，一手的汗水。他转身进了办公室，给二老板安尼打了一个电话，希望安尼来一下。

在这家会所，安尼是二老板，车小轩是大老板。当初会所组建时，安尼不愿向老公那边要钱，所以车小轩就占了大股，不过会所的管理，主要由安尼来执行。

电话被摁掉了。成方维对着手机发了一会儿愣，犹豫了一下，没有重拨。

安尼收到电话时，正和老公钟一泰吵架。

安尼和钟一泰夫妻关系紧张，开始于大前年。后来起起伏伏。有一段时间，车小轩问她情况，她还很乐观地说：“那个老小三早已经被我老公玩腻了，蹬了！我和我老公是一起白手起家，打拼过来的，这种感情是一个老小三能随便就可以夺走的吗”。

可是现在看来，并非如此。情况比想象的更要恶劣得多。

车小轩进包厢没多久，就听到外面一阵说笑声，接着包厢门打开，银行常务副行长诸葛建和信贷部顾主任、信贷员小章，带着一股风卷进了包厢。

车小轩已经站到了门后迎接：“领导们毕竟是做银行工作的，踩在点子上来了，对时间就像对钱一样，认真负责，严谨守信！”

诸葛建跨前一步握住车小轩的手，使劲摇晃着：“车总的话，还是这么让人感觉讨巧，贴心；车总的手，还是这么让人感觉温暖，遐想！”

车小轩让自己的手在诸葛建的手心里停留了10秒之后，抽出来，指着3个齐齐地站在身后的高挑美貌的酒花说：“诸葛行长这是取笑我了，只有老太婆的手，或者妈妈的手，才会让人感觉温暖，看来我真的老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今天她们几个会给你讨巧的、贴心的感觉。”

“好你个车总，你竟然占我的便宜，不过这个便宜，我甘心情愿让你占，我就喊你一声妈吧——妈！”

众人一阵哈哈大笑。车小轩狠狠地啐他一口，和信贷部主任、信贷员打过招呼。一众人等入座后，几道菜陆续上桌。

车小轩吩咐把提前醒好的葡萄酒斟上来。

诸葛建一边看着服务员斟酒，一边瞧着3名酒花，手搭在车小轩的肩膀上，摩挲着，说：“温州企业界传言，车总有3宝，一是珍藏的葡萄酒，二是漂亮的专业的酒花，三嘛……”

“三是什么？”车小轩很配合地。

“三嘛，就是漂亮的老板娘了，今天我真是幸福之极，三宝我全有了，哈哈哈！”

笑声中，3名酒花很有“秩序”地分坐在3位客人身边。虽然没有谁安排，但是在3个人中，最漂亮的、身材最好的那位，坐在了诸葛行长旁边；姿色稍逊的，坐在顾主任旁边；剩下一个就坐在了信贷员小李旁边。她们的身体紧挨着他们的身体，风情万种地劝吃劝喝。

就像诸葛建说的，轩轩服饰的酒花，在温州一定范围内颇有名气。和轩轩服饰关系好的，说一声这个“有创意”；和轩轩服饰关系不好的、或者竞争对手，笑话车小轩是妈妈桑。

当初车小轩推出酒花这个“创举”，也属无奈。办企业的迎来送往特别多，迎来送往就得喝酒。你在酒桌上不喝酒是办不成事的，而漂亮的车小轩肯定是那些男人重点“关照”的对象，大部分男人都有着要把她喝醉的欲望。甚至有不少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：“喝醉了我们才有机会，不喝醉我们有什么机会？”

事实上也有不少人酒后动手动脚的，直接提出非分的要求，甚至个别领导借酒生疯，要霸王硬上弓。车小轩不胜其烦，于是喝酒时就带了公司里几个漂亮的、会喝的年轻女孩一起去。几次下来，她自身的压力马上减少了，效果不错，她从中受到启发，专门安排了几个女孩，负责接待喝酒。

酒桌上，大家动口又动手。不过银行3位领导的动手又动口，包含着双层意思。他们的动口，不仅仅啧啧有声地品味着送进嘴的山珍海味，还噤里啪啦地不断地往外吐着一个个荤段子。他们的动手，不仅仅是把菜往嘴里送，还兼顾着动动身边酒花的大腿。

训练有素的3位酒花，对在大腿上摩挲和伸进自己衣服的咸猪手，一副熟视无睹的样子，只是在对方太过分的时候，发出一两声轻哼。

席间气氛到了临近高潮地步，车小轩趁机提出贷款的事。

车小轩和诸葛建是老朋友了，虽然说诸葛建是银行的，是债主，车小轩是企业的，是借债的，但是双方的帮助是互相，至少车小轩和诸葛建是这样的。

比如前年国家实行贷款宽松政策，银行人员放贷有要求，必须达到一定的额度，作为银行领导任务更重。诸葛建最后剩下2000万的额度没有贷出去，找到车小轩，车小轩虽然并不需要钱，还是一口答应，替他吃下了这笔款。还有每个季度每年年末，银行都要报余额，困难时期车小轩总是几千万几千万地给。

车小轩不管有钱没钱，都会尽量创造条件给予帮助。

关系都是这样在互相帮助、互相需要、互相依靠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。

不过眼下，车小轩碰到了钱的问题。而且问题比较严重。

对于这笔贷款，车小轩已经和诸葛建碰了好几次。今天晚上诸葛建欣然赴约，现在在酒桌上又表现得这么放松和尽情，已经说明这次贷款不会有问题，剩下来的是款项多少的问题。

车小轩进入正题后，诸葛建停止了手上的动作，看着车小轩说：“车总，你也知道，今年上半年，贷款额度收紧，我们银行的经营性贷款总额已降为15个亿，贷款额度也一定会越收越紧。难啊！”

这是必须的开场白，车小轩一定也不担心，不过台词，她知道还是得配合一下要续下去的。

她给诸葛建夹了一口菜，笑盈盈地：“正因为难，我才找我们的诸葛行长啊。刘备大哥三顾茅庐时不是说过吗？诸葛出马，一个顶叁！”

“车总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没有你说的本事，不过，在你的这件事上，顾主任和小章他们两人花了不少精力，动了不少脑子。今天，他们已经帮你走完了所有流程，将调查报告交给我了，明后天审核通过后就没问题了。”他指了指信贷部顾主任和信贷员小章。

“我知道诸葛行长一定不会袖手旁观，我知道顾主任和小章一定会倾尽全力帮我的。我敬大家一杯！”

酒尽杯空，车小轩问：“诸葛行长，贷款额度是多少？”这是她最关心的问题。

诸葛建夹了一口菜，停在嘴边，说：“这次先贷500万吧。”

500万？这个数字对车小轩来说轻飘飘的，她有些失望，眼睛一瞥，诸葛建的眼神飘飘忽忽的，心底马上一片雪亮。

嘿，原来还留一手，吊胃口，故弄玄虚！

她马上露出笑脸，娇嗔地：“诸葛行长，500万怎么够用啊？2000万你一挥手，就划去了一大半，剩下一点骨头给我啃。让我啃骨头，不是我没面子，这不显得你行长大人没面子没本事吗？2000万，我都安排好用处了，你减了500万我都不知道怎么好，没想到你却这么狠心啊，不是砍掉500万，而是给个500万，你让我怎么活，诸葛行长大人？”

“现在银行资金紧张……”

“银行资金再紧张，也不能让堂堂的行长大人口袋里没钱啊，对不对？”

诸葛建做沉思状，然后夸张地咬咬牙，说：“好吧，既然美丽的车总这么说，就再贷500万，凑成1000万吧。”

“不行，最少也得1500万啊！”车小轩搭着他肩膀，站起来。

“车总，你不能要求太高啊，现在别人想贷100万都难啊！”

“我不是别人啊，再说，你们担心的，不就是贷款风险吗？我们合作这么久，你们银行对我的还不了解啊？特别是这段时间，顾主任和小李对我们轩轩的家底应该调查得够清楚了吧，现在我们轩轩服饰公司经营很正常，五马街上的几间轩轩服饰店，我也不多说，一两个亿总不在话下吧，你们还担心什么？”

诸葛建做痛苦的沉思状，再次夸张地咬咬牙，说：“顾主任，小章，从公家的层面，车总是我们的金牌客户；从私交层面，一直也很和谐友善，这样吧，我们破例给个1200万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顾主任和小章频频点头。

“好，车总，那就这样吧，1200万，这是最后的额度。我们可是当了责任的。也只有你车总有这样的优待。”

车小轩思忖，诸葛建说的确是实情，这也应该是他们这次过来前商量好的一个数字，再敲也敲不出什么了。

她一拍手掌，大声道：“姑娘们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，喝酒啊！你们赶紧敬这些可爱的大哥们几杯！”

于是，又一个高潮到来。

酒喝到正酣处，酒桌上感情正稠处，车小轩坤包里的手机响起。

这个电话，改变了所有的一切。

车小轩的人生，也从这个电话开始，走向了另一面。

3

电话是车小轩的川哥——温州快报社采访中心主任贺川打过来的。

今晚的聚会，车小轩本来想把贺川叫过来的。

贺川开玩笑地说，我还是不去了，我做你背后的男人吧。

背后的男人？这句话让车小轩有想痛哭一顿的冲动。

贺川见她神色异样，说不是我不想去，而是今晚我值班，市委办刚刚来电话，晚上要召集几家新闻媒体主要负责人和采编骨干开会，可能出了什么事……

贺川话没说完，车小轩就已经扑上来，一把抱住他……

车小轩拿起手机往外走。

思忖包厢里的人应该听不到了，迫不及待地用湿漉漉的声音说：“川哥，我想你了！你在哪里？我马上去你那儿！”

“我还在开会，我偷偷出来现在在洗手间给你打电话。”那边声音很压抑。

车小轩马上噤声。她知道有事发生了。

“你和安固汽配的程总还有没有债务来往？”那边声音更低了。

车小轩说：“我，我还欠他300万。他向我讨了一个月了，这次贷到1000万后，我预算给他100万。怎么啦？”

“可靠消息……”贺川压低声音，“程总跑路了！”

“啊……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几个债主和放高利贷的昨天晚上发现他失踪了，现在到处在找他。”贺川说，“听说他欠了银行六七亿，而且还向社会上非法集资了几个亿，市里担心这消息传出去会造成社会不稳定，现在正在研究对策。”

安固汽配的程景洪程总是温州有知名度的企业老总，安固汽配在最辉煌时曾进入温州20强，不过从去年开始一直传出经营不善，资金链断裂的消息，听说市里也在想办法挺他。这半年来时有他跑路的消息传出，最后证明都是谣传。程景洪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绝不会跑路，企业没问题，挺过今年就没事！

没想到还是跑了！

回到包厢，车小轩还在想着这事，所以当诸葛建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时，她不经意地随口问：“安固汽配的程总跑路了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她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一声尖叫：“啊，你说什么？程景洪跑了！”

车小轩茫然抬头，不相信这个尖锐的声音是一直闷声不响的信贷部顾主任发出来的。

顾主任被酒精浸泡的脸色一分钟前还是红彤彤的，现在却是吓人的惨白，像一张A4纸。他对着脸色同样惨白的诸葛建喃喃道：“诸葛行长，程景洪跑了？呜呜……”

诸葛建的脸，也像一张A4纸，惨白地在那儿飘荡着。

这时，信贷部顾主任，一个大男人，竟然不可抑止地哭出声来。

看来程景洪欠几家银行的六七亿贷款，和眼前的这几个人都有关系。

车小轩心一沉，她不得不为她刚刚落实的1200万贷款担心了。

轩轩公司共有三大块组成。

第一大块，是轩轩服饰连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。近两年来轩轩服饰连锁店发展很快，除了温州市区及下面的县市区共开了十几家之外，在长三角、珠三角地级市也开了200多家，在中西部地区开了100多家。

第二大块，是轩轩服饰制造有限公司。一方面定制生产高档女性服饰，为温州本地及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的轩轩服饰连锁店供货；另一方面批量生产较为低档的服饰，供应西部市场。现在轩轩服饰生产和销售的各类服饰包括T恤、毛衫、夹克、牛仔、裙装、便服等系列，六七百种款式，在一定的范围内引领着时尚，在国内也开始有些名气了。

第三大块，是五马街上的三间轩轩服饰店。这是车小轩最拿得出手的招牌。

车小轩就是从五马街上的一间服饰店开始起家的。

五马街，是温州地区最有知名度的一条街，几乎每个温州人都知道。关于这条街，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街这么简单，它有着美好的传说和历史的积淀。

跟所有的传说一样，五马街的传说，也是发生在“很久很久以前”。那时，五马街当然不叫五马街，至于叫什么街，那是无关紧要的。故事发生时，住在周边的老百姓，每天夜里都听见一阵阵“得得得”马跑过的声音。但是他们开门一看，又不见马的影子。

这条街上住着一个打草鞋的老人，老人屋外有一块石头。每日打草鞋时节，他把草放在这块石头上慢慢捶软。石头是青色的，因为捶得长久了，光溜溜的，也挺好看。

一日，有个人看见这块石头，就对老人说：“老伯，你这块石头卖给我吧，我给你五两银子！”老人听了有些奇怪，摇摇头：“我不卖，这块石头我捶了好多年，捶熟了，舍不得卖。”

好多看热闹的人都觉得这人要花这么多银子买一块石头，实在奇怪。那人走了。老人不放心，怕石头被人偷去，就把石头搬到屋里来。过了三日三夜，那个客人又来了，他带来更多银子，想让老人将石头卖给他。

那客人一看石头没有了，很着急，赶紧问老人。老人告诉他，已经搬到屋里来了。

“几日了？”那客人慌张地问。

“三日三夜。”老人说。

“唉！”那客人叹了一口气，说，“现在你就送给我，我也不要了。我是采宝客。我看到你这块石头上有五匹马，石头放在外面，马天天有露水喝，又吃了你天天捶的草，所以长得活泼健壮。你把石头搬到屋里，五匹马没有露水喝，一定都渴死了。”

说着，采宝客把石头一翻，石头上果真有五匹马的影子，只是不动了。听的人都为老人可惜，说他运气不好。老人呢，一点不在乎，他说：“以前我不晓得它是宝贝，但我把它当做宝贝。这五匹马不动了，我捶还是照样便当，还是宝贝嘛！”

以后老人照旧勤勤恳恳打草鞋卖，照旧用这块石头捶草，一直到死。老人死后，大家就叫老人住的这条街为五马街。

现在五马街还是一个“宝”，是一个发财的宝地，是温州最有名、历史最悠久的商业街。这里不少店铺创办于清代民国期间，有百年以上的历史。不过现在，这条老街卖的都是现代的货，像温州有名的品牌，比如康奈、奥康、吉尔达皮鞋、报喜鸟、庄吉服饰、大虎打火机等，都在这里开设了专卖店。

当然其中最显眼的，还是一溜三间店面的轩轩服饰。轩轩服饰不仅规模大，而且它在五马街的历史，比上面提到的那些品牌，时间都要久远。

车小轩中专毕业后就在这里的一家店铺当销售员，后来把这店铺变成了自己名下的房产，经过她的用心经营，这房产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一间变成了三间。

这三间店面的价值，就像她在尼轩会所里跟银行行长诸葛建说的，一两个亿那是没有一点问题的。现在五马街上每间店铺年租金都在100万左右，位置好的，更是逼近150万元。要说价值的话，一间四五千万不在话下。

咂舌吧？

不过在温州这座奇怪的城市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这里一间高品质商品房的价格都要千万元，何况店面！车小轩当时买过来，最早的一间，180万，最迟的一间，价格当然也是最贵，1500万。

车小轩是拥有五马街三间店面的唯一的业主。现在，五马街上的店面，就像西湖旁边的房产一样，是个稀缺资源，只会越来越尊贵！

许多人都说她有眼光。

车小轩知道，有眼光的不是她自己，而是那个躲在她背后的那个男人——贺川。

想到贺川，车小轩心尖上一闪一闪地痛得厉害。

车小轩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让起伏的心稍微平静下来，给贺川打了一个电话。

她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她的川哥。

前天晚上诸葛建行长一行三人，从色香味俱全的酒桌边一下子跌落到突如其来的巨大黑洞中，他们稍微平息后，慌乱地打了几个电话，证实了程景洪出逃的消息。三人僵硬木然地罔顾车小轩的挽留，踉踉跄跄地摇晃着出了会所。诸葛建还一不小心扭到脚，跌坐在楼梯上，差点摔滚下来。

这个世界早已没有了秘密。第二天，也就是昨天，安固汽配程景洪跑路的消息，像狂风下的细菌一样，吹遍了温州的每一块土地。顿时，哀号声像被狂风吹起的片片萧瑟落叶，在温州许许多多家庭如哀乐般飘荡起来。

车小轩打了诸葛建和信贷部顾主任十几个电话，都没人接。信贷员小章倒接了电话，但一句话“我有事，我们很惨了，以后再说吧”就把手机给摁了。

车小轩对着手机说不出话，仿佛默哀着，为她这一个月历经千辛万苦快要到手的1200万贷款哀悼。

贺川给她消息毫无悬念地证实了她的猜测。

诸葛建所在的银行，总共给程景洪借贷了三亿多，这其中大部分是信贷部顾主任经手，诸葛建作为常务副行长，分管领导，最后字是他签的，当然难辞其咎。

“怪不得呢！”车小轩说。

“什么？”贺川在电话里不解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车小轩放下手机，再次默默地为1200万贷款默哀了十来分钟。

5

和温州许多老板一样，车小轩的资金链面临断裂，她手头能够拿出来的现金，只有180多万。现在至少有五条线勒紧了她的资金，勒得她要喘不过气来。

一是工商银行的4000万贷款马上要到期；二是轩轩服饰制造有限公司的原材料告急，这个月员工工资还没有着落；三是轩轩服饰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温州之外的十几家店铺店员的工资；四是欠安固汽配程景洪300万，不过程景洪跑路了，这一笔看来可以稍微缓一缓了；五是其他一些亲戚朋友的借款，也有1000万之多。

最后这1000多万钱最麻烦，不知谁从哪里听说她的资金困难，这几天有四个人跑过来向她要债了。她

说她现在暂时拿不出钱。对方一听脸色都白了，一个强悍地说，你拿不出来也得拿出来！另一个比较软弱地说，车总，算了，我也不要你的利息了，你把本金还给我吧。

对这些人，她必须侍候好，不然一旦这几个人从她这里出去后，说车小轩欠了债不还钱，风声一传开，也不知会传出什么谣言来，那时候负面影响就大了。其他十几个人也跑过来要钱，1000多万就得拿出来，银行里也会注意，盯着她。那她就惨兮兮了。

所以她一边安抚他们，一边把手头的180多万全部分还给他们。四人中的一人，她的以前的邻居，三叔，借给她60万元，见她眼皮都没眨就把钱还了，心想原来的担心也许是杞人忧天，舍不得每个月高额的利息，第二天一大早打电话给车小轩，很讲义气地说：“小轩，我想过了，现在你资金困难，这钱，你还是拿过去用吧！”

车小轩笑道：“没事，我说过了，我不缺钱，只是暂时手头上没这么多现金。我没事，你还是自己用吧。”

老邻居三叔尴尬地道：“算了，还是放你这里吧，我拿回家也没用。嘿嘿！我也是听别人说你这里资金紧，资金链断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呵呵，现在外面形势不好，钱借出去担心回不来，也很正常。不过你想想，我虽然也是办企业的，但是我的企业跟别人不同，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，很大一部分还是供给我自己的连锁店，资金基本上是封闭运行的，哪来的风险？更何况，我五马街上的三间店面，你说值多少钱？”车小轩顿了顿，语气柔和地说，“我知道，三叔你这60万里面，也有你妈老主任的辛苦钱，我再怎么样，也不会对不起她，你放心吧！”

三叔在电话那头像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，很为自己听信了外面的谣言而懊恼，幸运的是自己还是回去了。他拿着银行卡，红着脸满怀期待地说：“小轩，我还不信任你吗？这钱，你看是不是还放在你那里？”

车小说：“好吧，你放这里吧，这钱，我想办法把它用出去就行了。”

“谢谢小轩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我马上把钱重新打给你。”三叔千恩万谢地说。

三叔没有想到，他这笔很微小很不起眼的60万元，后来在轰动全国的温州借贷事件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撬动力，在车小轩的人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当然，这是以后的事情了。

6

车小轩估算了一下，她从几家银行拿到的贷款，大概在1个亿左右。当然也有别人欠她的，具体的数目，车小轩也记不清了。

车小轩从五马街轩轩服饰店里出来，步行三分钟，到五马街美食城的停车库开出宝马。十分钟后，宝马开进了温州最高档的海天静苑别墅群。海天静苑闹中取静，就像五马街上的店铺一样，也是稀缺资源。三年前车小轩是第一批买下别墅的十几位富豪之一，当时他们是悄悄入住的，主要是看中这里的清幽环境，及房产本身的增值空间。三年前车小轩买下这幢别墅，加上装修，共花了1200万元，现在已经升值到至少1800万元。

进了别墅，车小轩不上楼，反而转入了地下室。地下室有一个酒窖，这恒温酒窖是她请人专门设计定制的。进去之后，一阵幽香沁人的葡萄酒香气马上萦绕在你周身，穿透你的衣裳、发肤，从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去。

那种舒服，是飘乎乎的，是醉了酒后再加上动了情后的微醺。

抬眼望，几排酒架错落有致地竖立在酒窖里，上面侧放着上千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档次的葡萄酒。

酒窖的最里处，排列着分隔成三层的波尔多型、勃艮第型、雪利型橡木桶，每层各三个橡木桶。

车小轩看准目标，一按开关，最下层第二个橡木桶自动缓缓地移出。然后，车小轩蹲下来，在一个很

不惹人注意的地方，敲了三下，翻开一块约两个巴掌大的小木板，按了一个按钮，只听“嗤”的一声，一个金属盒子缓缓升上来。

车小轩拿起沉重的盒子，把橡木桶恢复原状，然后出了地窖，穿过一楼大客厅，进了二楼自己的房间。

沉沉的金属盒子上有密码，车小轩输入长长的号码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叠存折、票据和字据。车小轩挑出了其中的两小叠。

然后，她又从藏在卧室衣柜的一个密码箱里拿出一小叠纸张。

所谓狡兔三窟，车小轩对财务这一块非常小心，总是未雨绸缪。一旦出了事情，衣柜里的密码箱，她就是准备让人发现的，是重要性和保密层级最低的；地窖里的密码箱，她是要保护的，重要性和保密层级属于中级；还有一个密码箱，她放在一个更加隐秘的地方，那里的内容事关重大，包括这些年来她在温州官场商场不可与人言的来来往往，那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看到的。

从两个保险箱里拿出的这三小叠，共有二十几张不同大小、不同颜色的纸张，这些都是借据和欠条。有车小轩借给别人的，也有别人借给她的。

她用计算器粗粗算了一下，借和欠相抵，她的“赤字”是800万左右。当然，这是仅仅就二十几张借条欠条而言，银行那一块，她没算进去。

借款贷款的多少，都不是一件大事，主要是要让这些钱流动起来，不要停下来了，千万不能断裂了。现在她马上要面临资金流断裂的问题，这是必须要想办法解决的。

她拿出了其中的三张借据。这些是她借出去的，上面总共涉及金额2100万元，涉及的债务人只有一个——高术印。

高术印是温州乐清一家打火机生产企业的老板，生产的打火机80%以上出口国外。他的企业中国热力电器有限公司是乐清十强企业。

两年前，高术印有一个新的项目，需要几个亿投资。高术印和车小轩并不熟，不过和贺川关系不错，他们俩是同乡。高术印在一次酒桌上碰到贺川，说起这事。当时车小轩正好从银行贷了3000万元准备投资引进两条新生产线，贺川鼓动她把钱借给高术印，“安安稳稳赚这中间的利差”。

于是车小轩把原计划引进的两条生产线减为一条，借给高术印1000万。后来，车小轩和高术印就拉上了关系，成为长期的债权人和债务人，来来回回，借借还还，有的时候借几百万，有的时候借1000万，现在，留在车小轩手里的借条，总共是2100万元，分别是1000万、600万、500万共三张借据。现在，车小轩还是庆幸听从了贺川的建议。因为市场萎缩，她引进的这条生产线一直没有投产。而她借给高术印的这笔钱，这两年来，却已经拿了几百万元的利息差。

她现在想从高术印那里拿回一笔钱，但是她知道，凭着眼前的三张借据，如果对方不愿意还钱，她还是有些麻烦的。

她手中的借据很简单，是这样写的：

借 据

今借到车小轩1000万元，月息3分5。

高术印

20××年8月

其他两张借据除了数字和日期不一样，其他几个字一模一样。车小轩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上面没有注明还款日期。

当时这样写也是故意的，因为你写明了“年底还”或者2012年的什么时候还，如果你自己临时需要钱，对方可以以这个期限为由拖着不给你。这样写可以灵活一点。

不过现在似乎把自己给套进去了，因为你没有写明还款日期，对方可以马上还，也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。

车小轩事先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事，但是贺川说，高术印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如果你注明具体时间，高术印可以以借据上的时间为由，名正言顺地不还款。如果你没有注明时间，到时候需要钱高术印不给，你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去讨款。那时你人还没去法院，高术印就把你拦住了，他丢不起这个人。

左右权衡，最后借据上还是没有写归还日期。高术印对此也是一点不在意。

高术印这人还是不错的，几次车小轩遇到资金困难，一找他，他马上凑出钱还给她。不久前还听说热力电器正在筹划上市的消息，所以车小轩对他还是很放心的。这2000多万放在高术印那里，已经将近一年时间没动了。

现在遇到了资金困难，车小轩打电话给高术印。第一个电话，没有接；第二个电话，还是没有接；第三个电话，忙音；第四个电话时，对方接通了，不过声音很嘈杂。

车小轩说明自己的意思，希望他救急个1000万，高术印匆匆说了声“我现在有急事，待会儿再联系”，就挂了电话。

车小轩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再拨过去时，对方已经关机。

又过了三四个小时，对方还是关机。

车小轩有些急了，联系上她认识的乐清那边的一个老板。那个老板说没有听到高术印的有关传言，前两天还在市政府举办的一个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看到他，他还在会上对着乐清市长的面，作了信心十足的表态发言。

车小轩悬了一个下午的心总算放下了，吁出了一口气。

她打了一个电话给贺川，问他有没有空，能不能一起出来吃个晚饭。

贺川说有事情，不能出去。

车小轩很失望，她没话找话地问有没有听到高术印的有关传言。

贺川被车小轩这句突然蹦出来的话吓了一跳，急切地问：“你有听到他什么话吗？”

车小轩听出了他的着急，忙说没有没有，我只是随便问一下。她没想到他这么关心自己的这笔钱。

车小轩还没有想到的是，贺川的急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原因。

放下车小轩的电话，贺川从会议室里走出来，拨打了高术印的电话，高术印关机。他皱了皱眉，搜出了一个号码，想打电话给乐清那边的官员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没有拨出去。

02 黑云压城城欲摧，她有种窒息的感觉

高术印痛得像杀猪一样大叫起来，冷汗像一颗颗黄豆一样渗出来。酒店服务员闻讯推门进来。车小轩平静地说：“讨债！你们不要多管闲事，也不准报警！”

1

中国热力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术印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车小轩电话打给他时，他正在焦头烂额地对付企业里的“动乱”。

他也碰到了资金问题，因为这资金问题，他已经拖欠了企业员工两个月的工资。本来他的安抚工作做得很好，让大家相信是因为准备上市，需要大笔的资金。员工们可不懂上市需不需要大笔的资金，不过他们看到企业生产很正常，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出去，乐清市领导和柳市镇领导还是像过去一样，时不时地带着一波波外地客人来这里参观，所以也都没有其他怀疑。

可是昨天位于柳市镇的热力电器本部不知哪里泄露出了消息，说热力电器投到房地产上的钱被套牢一年多时间，销售商那边款项有很大一部分回笼不了，上市的事已经被叫停了，企业正在艰难地渡难关。特别是现在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听说热力电器替人担保的一家企业出了问题，老板跑了，热力电器和高老板都受到了连累。这几天高术印和其他几家企业正在和乐清市有关领导秘密商议，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，但是看来情况很不妙，热力电器马上要被这最后一根沉重的稻草压垮了。

消息从某一点上出来后，在空气里毫无阻拦地传播开去，最后在空气中不仅没有摊薄，反而凝结成巨大的团块，像烈性炸弹，首先在企业本部800多名员工中炸开了。冲击波在不到半个时就传递到乐清经济开发区的热力电器新厂区，那里的近千名员工和柳市镇的800名员工互相呼应，要采取动作，要找老总高术印。

高术印和市里领导，还有银行高层，正在商议采取变通的办法，讨价还价到了关键时刻，一时不能出去，交代经理层好言安抚员工。可是员工们不见高老板出面，情绪更加激动，下午1点半上班时开始罢工，3点整策划要到104国道上静坐，以阻拦国道交通的激进方式给企业施压。

高术印闻讯，向坐在身旁的副市长请示，副市长中断商议，让他马上赶回柳市。

“我马上向书记和市长汇报，你回去后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员工上路示威，绝不能让企业内部矛盾酿成影响全市乃至全国的群体性事件！”临走时，副市长一再叮嘱高术印。

现在网络发展到了可怕的境地，一不小心，一旦一个企业的事扩大成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，市里就被动了。

高术印何尝不知道这事的严重性，他上了车，一边打电话了解情况，特别是要求经济开发区那边一定要稳住员工，不要让他们采取过激行动；一边火急火燎地催促司机华诺脚下用力踩油门，急速赶回了柳市。

厂区里数百名员工已经聚集起来，围在紧锁的大门前，要冲出厂房。一旦他们冲出厂房，那就像山洪暴发一样，不可阻挡。企业一名副总站在大门前，拦住了员工，嘶叫着不让他们出去。

奥迪轿车发出尖锐的声音，急刹在门口，车还没停稳，高术印已推开车门冲了出去。

员工们见高术印出现了，情绪更加激动，人挤人往前涌，那位副总被推倒在铁门上。员工振臂高喊着：“高总，要钱！高总，要钱！高总……”

高术印站在铁门外，挥了挥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虽然前面的员工看到了他的手势，有几位闭嘴了，可

是后面的员工们依然嘈杂地高呼着：“要钱！要钱！”

高术印大声喊叫，铁门里的员工还是沉浸在自己愤怒的世界里。

高术印示意司机华诺过来，他在司机华诺的帮助下，爬上了铁门。

“员工朋友们，员工朋友们，请静一静！请静一静！”他小心地跨骑在铁门上，大声地喊道。可是几百人还是安静不下来，自顾自地又喊又叫。

高术印急了，生气了，愤怒了，他毫不客气地喊道：“你们闹够了没有！你们让不让我说话！那个……你，你喊什么？还有你，你也给我闭嘴！你……你们说吧，你们继续说吧，我不管了，你们是来吵架还是来要钱的……”

他这么一阵撕心裂肺、义愤填膺地喊叫，终于压倒了数百张嘴里发出的声音，镇住了那些叫嚣的、挑拨的、愤怒的、哀伤的、绝望的各色心情的人等，场面开始安静下来。

2

高术印经过这一阵怒骂，压在心里的怨怒也被激发出来，被激活了。如果说刚才的叫骂还带着策略上的考虑，那接下来就是这段时间堆积的纯粹发自内心的感触了。

“我算看透了，今天新员工老员工都聚在这里向我示威了。我不说别的，就问一个问题。你们有的跟我十几年了，从小作坊开始就和我一起打拼，有的呢，进厂可能不到一年，不管是谁，我高术印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们？什么时候欠过你们一分钱的工资奖金？一直以来，你们拿的是全柳市镇，甚至全乐清市企业里最高层级的工资——除了这一两个月！我知道，今天你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，你们的要求也合情合理，我不应该扣住你们的工资奖金，但我也不想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全国，特别是广东、浙江，当然温州是最严重的，经济形势很严峻，我们身边很多企业扛不住都倒下了，企业老板跑了，员工工资没了。我知道你们的担心就在这里。我也不想隐瞒大家，目前我们热力电器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，可是这些困难对我们企业来说，算得了什么？它只是暂时的，就像你们每个人，你们想想，你们是不是一年中总会生个小毛病，感个冒咳个嗽什么的吧？这是不是很正常？你们是不是吃点药就好了？我们热力电器现在就是生了个小毛病，咳嗽了几声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吃点药不就好了？何况我们身体强壮，也许不用吃药就好了说不定！我告诉你们，就在一两个小时你们闹着要上街的时候，我和我们乐清市里的领导正在商量对策，可是你们这样一闹，一方面领导不高兴了，对我们企业的印象就打了折扣，另一方面，对话就停止了，我只好先赶回来伺候你们这帮家伙……”

“你不要说这些空话，我们的工资什么时候给我们？”人群中有人喊道。高术印眼睛一扫，那个人矮下了身子。

“我也实话告诉大家，钱，最近确实有点困难，但我们不是没有钱，而是本着友好合作、共同发展的想法，借给了几个兄弟企业。虽然有这么一两家企业现在碰到了大难题，我们热力电器本身还是在健康发展，困住的那笔钱，只是调剂上出了点阻碍，对我们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，这点请大家一定放心！我们一个温州市级的大企业，还过不了这个小坎吗？有我在，你们尽管放心！”

高术印豪气干云地说到激动处，身体摇晃了一下，差点从铁门上方掉下来。这时站在下面的司机华诺趁机喊道：“高总，您下来说吧，我们大家会好好听您说的！”

高术印回头用赞赏的目光扫了一眼机灵的司机，然后大声问：“你们让不让我这个老头子下来跟你们平等对话？”

“下来说吧，高总！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你想下来就下来呗，我们又没有拦着你！”

“你最好还是别下来吧！”

员工们发出零星的不同的声音。

高术印才不管他们怎么说，他艰难地、狼狈地从高高的铁门上方爬下来，下面几个员工伸手接住他。他拍拍手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瞄准了一个缝隙，从员工人群中插进去。员工们不由自主地闪开了一条道，让他穿过。

高术印成功地使员工的身体朝向也跟着他转，从面向大铁门，向后转，背对着大铁门。

心理学上可以这么解释，当员工背对着大铁门时，他们冲到外面去的意愿和冲动，无形中已经消减了大半。

高术印站在了大厅外的台阶上，环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

“我再次告诉大家，钱不是问题！你们的工资，加起来一个月才两三百万，两个月才五六百万，我马上可以到银行拿出来给你们。但是这笔钱如果用在其他我们企业急需用的地方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、困难的时期，可以说是帮了企业一把，帮了我高术印一把，我感谢大家！这样吧，你们给我三天时间，如果你们一定要马上拿到工资，我保证一分不差地发到你们的工资卡中。如果你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当一回企业的主人，替企业分担一点，暂时不拿工资和奖金，我们企业当做向你们借款，利息1分5。怎么样？你们自己考虑清楚！”

高术印话音刚落，数百名员工已经在下面叽叽喳喳、嘀嘀咕咕议论开了。高术印不被察觉地微微一笑。他已经成功地不着痕迹地把员工的注意力转移了。他扬扬手说：“大家静一静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们现在要去做，不是要不要工资要不要利息，而是马上回到你们的车间，把机器开起来！”

机灵的司机华诺在边上对着几个明显已经动摇的员工说：“先去工作吧，大家快去工作起来，问题已经解决了！”

几个班组长和行政人员也乘机连拉带扯地带走了一批员工。其他员工见此，也顺应大流，各自回了车间。没多久，各车间里的机器就重新轰鸣起来。

3

一场影响恶劣的群体事件暂时平息了，高术印在五六名企业中高层的簇拥下，来到了会议室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摊开手脚，头一仰，呼出一口长气，一颗心放了下来，不过他的眉头仍然紧皱着。

表面上的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是根子里的隐患仍然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剑高悬在头顶，随时会掉下来要了人命。这个隐患就是——钱！

刚才面对七八百名情绪激动的员工，高术印底气十足地喊出“钱不是问题”，其实心里空虚得很，几乎要站立不稳。

现在，钱对他来说，真是个问题。

“怎么办？”他扫了一眼大家。大家明白他的意思，但都惶然地低下头去。他们也不知道钱要从哪里来。

高术印打电话叫司机华诺进来，刚才他对华诺的表现很满意。华诺是重庆来的外来员工，给他开车仅半年多时间，平时没有多少话，不显山不露水，规规矩矩的，但每到关键时刻，华诺的机灵和随机应变能力都不错。

高术印吩咐华诺，通过身边要好的同乡和员工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把正面消息传播出去，多宣讲企业的发展前景，力挺企业，鼓动大家暂时不拿工资拿利息。